

# 天师长隐铜人原

毕珍

嵩山嵩阳寺普寂大师，大会群僧及沙门。

普寂大师是得道高僧，嵩山嵩阳寺又是名震遐迩，数百里内务庙、各寺僧人、沙门，均如期而至，人数逾千。

嵩山有个隐士，姓卢名鸿，道高学富，与普寂大师时有往还。

普寂大师请他写一篇文章，赞美嵩阳寺群僧大会。

卢鸿满口答应。

大会揭幕这一天，卢鸿向普寂大师道：「大和尚，文章已经写好，共计三千言，字僻言怪，你要在僧人中，选一个聪明的出来，我把这篇文章交给也，指导他看一遍。」

「免得他有不解之处，以及不识之字？」

「正是如此。」卢鸿道：「不过，还有一点，他要在台上把我这篇文章向全僧沙门朗读出来，不会有认不得的字而急得舌敝唇焦。」

普寂大师道：「一切听施主吩咐。」

他将徒弟一行叫来。

「不知大师呼唤，有何吩咐？」

「卢施主有一第三千字的长文，要在大会朗读。」普寂告拆他：

「上面有一些僻字怪言，你先看看，有不懂之处，可以请教施主。」

「这篇长文要弟子代为朗读？」



卢鸿同道：「是不是觉得有什么困难？」

「文在何处？」

「这里。」卢鸿将一卷长文返给一行。一行接过去，展卷看一看，翻一翻，置於几上。卢鸿兄他如此不当一回事，心有不满。

这时，普寂大师问一行：「有困难没有？」

「师父放心，没有困难。」一行说着，转向卢鸿：「施主赞美僧门大会，至为感激。」

「字，你都认得？」

「认得。」

「怪言，你也懂得？」

「懂得。」

「全文你都看过？」

「看过。」

卢鸿不信。他是个读书人，形容读得快，有一目十行之语；这个和尚看他的文章，比一目十行还快。

钟梵大作。

首先，朗诵卢鸿这一篇长文。

一行整整袈裟，上台而去。

「大和尚，这个僧很粗心。」卢鸿道。

「什么地方不对？」

「他上台去朗诵我的文章，我的文章还在几上，他上台去，要朗读什么？」

「施主说得对。」普寂大师也有点着急：「现在，贫僧把文章送上口去。」



台，搭建在寺外广场上。当普寂大师手执文章，与卢鸿两人赶到台下时，一行开场白已经说完，他正在说，要朗读卢鸿施主对僧门大会赞美的鸿文。

接着他开始朗诵。

普寂展开手中的长文来看，一句一句，朗诵的与写一字也不差。

卢鸿也惊奇不已，低声问道「他又哪里弄来一份文章，与我的一字不差？」卢鸿大惑不解。

「贫僧明白。」一普寂大师告诉卢鸿：「一行记忆力甚佳，他适才翻一翻你的文章，便记在脑子里，现在，一句一句朗诵出来。」

「三千字的长文，他那样翻一翻，就全文记住？」

「他有此本领。」

「那些僻字、怪言，他都认识、了解？」卢鸿不信。

普寂大师道：「我们何不一面听朗读，一面看你写的文章。」

卢鸿同意，他自己并不能记住他那三千字的长文，便将文章自普寂大师手中接过来。

两人并同看下去，这时，已朗诵五百多字。

一行一个字、一个字朗诵，清清楚楚。

三千字的长文朗诵完，没有漏一个字，没有错一个字。

卢鸿拿着文章，痴立在那里，不能动弹，这一个大学问家，第一次佩服了。

普寂大师碰碰他，问道：「施主，如何？」

「你不要浪费了天才。」卢鸿道：「一行不是你所能教导得了，大和尚应该纵其游学。」

普寂大师点点头：「贫僧正有此意，日内即让他离寺。」

## 二

一行，是他出家后的法号，他原来姓张名遂，钜鹿人，他的祖父张公谨在唐初曾封剡国公。



童稚之时，便与人不同，他「聪黠明俐」，「有老成之风」。读书，只读一遍，便不再览，因已谙诵、过目不忘。

他遇到普寂，听他讲佛论道，乃悟世幻，便有意出家为僧。

但有一事放心不下。

他有一位老母在堂，他是老来子，老母这时已经年逾七十，抱病在身，他如果出家，老母便无人侍候。

尤其是，当他向普寂大师说，要拜他为师时，普寂大师告诉他，愿收他为徒，但得前往嵩山嵩阳寺修习经法。

他想到邻居王姥。

王姥已经六十多岁，家中环境不错，一行记得他小时候，家境不好，王姥一直在帮助他，家中有个大小事，王姥也会照应。

自己上山去，可以请王姥照顾他的母亲，至於家中用度，已不用愁，普寂大师答应，给他一大笔银钱维生，这笔钱用完，还会派人送钱来。

他向王姥说自己要上山去，求王姥和王姥家中人照顾他的母亲，王姥也是个信佛的人，满口答应。



一行这才放心入山。如今，又下山而去。

### 三

一行这时在穷究大衍。

大衍，数五十。演天地之数，所赖者五十；五十是十日、十二辰、二十八宿。

一行精研的大衍，便是历数。

为了大衍，他访求名师，只要听说某地有能算之人，无论其为僧俗，不远千里，前往拜谒。他听说天台山国清寺有僧，知算，於是专程往谒。

天台山国清寺中，出过很多异僧，一行都听说过，其中一位僧人，法号封干，身長七尺，剪发齐眉，身着布裘，人与其谈话，他便回答：「随时。」不作别语。

封干在寺中的工作是舂米供僧粥食。

由於他的怪异，很少人把他放在眼下。有一天，他要下山去，刚出寺门，一头老虎向他走来。

许多僧人看见，以为他必丧生虎口，岂料，他骑上虎背，老虎驮着他下山。

又有一次，他回山时，骑着老虎，直到松门，方始下来，拍拍虎头，老虎摇头摆尾离去。

闾丘胤要到丹丘去做县牧，途中头痛欲裂，封干经过发现，知他要去丹丘为县牧，问起来，闾丘胤有一番爱民如子之心，於是，封干动了慈悲之念。

他含一口水，喷在闾丘胤头上，不消片刻，头便不疼。

一行去见的这位僧人，知算之外，还有什么奇异之处，不知。他步行千里，来到天台山国清寺。

国清寺有一座大院，寺门庄严，一行想，当年封干大师或者就是在这门前骑虎。

院中，有十馀株大松树，松龄应在三百年以上。

国清寺前有一条溪流，水向东流。

一行立於门外，听到寺中布算，其声簌簌。

接着，里面有人声传出。

「今日当有弟子来求吾算法，应已到寺前，如何还未来？岂是因无人引见之故？」

「师父，徒弟去看看，是不是有人来，如果有人来，徒弟当引进来。」

「吾再算一算。」寺中静了片刻。

「师父，怎样？」

「溪水向东流，此人来寺，使水流向西。」

「师父，不可能。」「你出去看看，便知端详。」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僧人，从寺中出来，越过院子，来到寺门前。首先，看到一行，脸有惊异之色，他在想：师父算得真准，果然有人来。他再看那溪流，一行也在看，东流的水，果真改向西流。

那僧人见水西流，更是骇然，和南问道：「你要见师父，请问法号？」（注：僧人行礼，称为「和南」）

「弟子一行，请问师兄法号？」

「端长。」端长和尚道：「请随我来，师父早知你要来。」



「师兄，师父法号，能否见示？」

「师父未以法号示人，你也不必问。」端长和尚道：「你称他师父就好。」

「外人怎么称呼？」

「大师。」

「师兄，以前，此间有位师父封干，可以骑虎，不知是真是假？」

「从清国寺传出的话，怎么会有假？」端长和尚道：「溪流中的水，从东流改为西流，你是见过，如果有人不信，此人岂非太傻。」

「师兄说得是。」

两人一面走，一面谈，进入寺中。

国清寺大师这时立於阶前，看起来年龄在九十以上，慈眉善目，眼光灼灼。

一行趋前和南请法。

大师微笑：「一行，你若是再不来，吾术即将失传。」

一行并不明白这话。他在国清寺苦学，半年术成，大师在他学成之日圆寂。溪流中水，也恢复原状，向东流去。

#### 四

一行离开国清寺。

他去拜见尹崇。

尹崇是一位道士，在道术上，具有功力，他还有一部扬雄的《太玄经》。

这部《太玄经》，对於一行编着的大衍，极为重要。

他来到门前，还未通报，尹崇便见到他。

尹崇一见他器宇轩昂，神采不凡，立即道：「来者想是一行大师？」

「称大师不敢，」一行道：「贫僧卫是一行。道友莫不是能知过去未来，贫僧才打照面，道友便知。」

「如果贫道说是能知过去未来，师父也会相信，不过，真人面前不打诳语，贫道坦白说，是猜。」



尹崇告诉他，曾听到有人提过，知道他在精研大衍，《太玄经》对于大衍极具参考价值，一行既研大衍，不致弃《太玄经》，故知其必来。

「道人门前僧人少，」尹崇接着道：「忽然有一位师父来访，舍一行师父外，还有谁？」

一行合什：「僧道一家，应多来向道家请教才是。」

「不敢！不敢！」尹崇恭迎：「草堂之内待茶。」

尹崇将一行迎迨屋中，款以清茶，相谈甚欢。

一师父，有两个人，不知见未见？」尹崇道：「一个是邢和璞，一个是尹喑。」

「未见过，也未听说过这两人。」

「邢和璞是道士，人莫窥其术。」

「了不得。尹喑又如何？」

「尹喑是一位施主，也醉心道术，两个月前，他来车堂曾与贫道作竟夜之谈。」

「谈什么？」

「尹喑告诉贫道，他在不久前，见到邢和璞，邢和璞向他提到师父，可见师父是大名在外。」

「不敢。」

「邢和璞告诉尹喑，八百年前汉之洛下閎造历，他说过几句话。他说，八百年前，历差一日，也在这一年，将有圣人出而定之。邢和璞说，今年正好是八百年，师父在造大衍历，正在差谬，洛下閎之言信而征，却好应在师父身上。」

「或者是巧合。」

「是天算，不是巧合。」尹崇道：「师父光临，蓬荜生辉，贫道三生有幸。」

「精研《太玄经》者，犹如此谦虚，贫僧应该收敛。」

「师父不必客气，《太玄经》能助一臂，扬雄有知，九泉之下，也会含笑。」

《太玄经》是汉成都人扬雄所著，扬雄字子云，为人「简易佚荡」、「口吃不能剧谈」，但却博学深思，又章名世，所撰《太玄经》，共十卷，拟易而作。

「道友保有这一套书，扬雄也会感激。」一行道：「我是如饥似渴，希望读到这部书，共有几卷？」

「共有十卷。」君崇道。

「贫僧希望尽速读完。」

「久闻师父读得快，此书意旨深远，贫道苦苦钻研一年，尚不能晓其中二一，师父或者在半年中，便可精通。」

「不敢这么说，看了之后始知。」

「一月一卷？」

「互相参阅，有时看前面，也要看后面；看到后面，又要复习前面，所以，请出借十卷。」

「就在本草堂读书，意下如何？」

「岂是怕贫僧借书不还？」

「不是。在草堂中，我们还可早晚相见，贫道可以多向师父请教，这样，以半年为算，当可受益不少。」

「就这样，一言为定。」一行道：「不过，多多打搅，先在此告罪。」

「岂能说告罪，贫道正愁师父你拒留草堂。」

草堂东厢房，清净无尘，一行便在里面，十卷《太玄经》搬进去，放在桌上，供他翻开，另外，还有文房四宝，供他使用。

一行每日早、晚，都会与尹崇一同用餐——都是素食，欢谈许久。

其他时间和夜里，则一个人打坐。

尹崇知道，非一年时间，一行难以看完十卷《太玄经》。

五天后，早餐用罢，一行回房去，取出太玄经和一束文稿。

尹崇不解：「师父何遽见还？」

一行道：「已究其义。」

一行花五天时间，不只将十卷《太玄经》精研完毕，在五天之中，还撰太行玄图及义诀各一卷。

当他将书稿出示於尹崇前，尹崇目瞪口呆。



## 五

唐玄宗从大臣口中知道有这样一位异僧一行，降旨天下，召其入宫相见，找人难，找一行易，一行来到长安。唐玄宗见他身材瘦长，青色袈裟，风尘仆仆，颇为怜惜，但对他诸种神奇，想试他一试。

玄宗问道：「卿有何能？」

一行回答：「唯善记览。」

「朕听说卿过目不忘，看《太玄经》十卷，五日完毕，并且着有两书，当是事实？」

「不敢欺瞒陛下。」

「朕有意试一试，卿长途劳累，如觉体力不支，可以改期。」

「蒙陛下相召，至感宠幸，请赐一试。」

玄宗着太监将掖庭官人名籍簿取来，共千余人，交给一行。

一行打开来，一页一页翻阅，很快看完，交还给太监。同时道：

「请呈陛下。」

玄宗问：「卿已看完？」

「看完。」

这时，还有许多文武大臣在场，这些文武大臣，一个个都聪明透顶，是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他们无法翻一翻那册名籍簿，便记下来每一个人名字。

玄宗看看文武大臣，一个个面有不信之色。

「卿是从头背起，还是由朕问起，某某人有没有？这个某某人，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；没有，而卿答有，错；有而卿答没有，错。」

「臣可以从头背。至於陛下问人之有无，查起来较为麻烦，例如陛下垂问『杨彩娥』有无，臣说有或说无，均得从头到尾查一遍，有劳陛下。」

「卿认为应怎样问？」

「陛下展视名籍簿，如问第九页第九人，贫僧回答是否对，一目了然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」

「此议甚佳。」玄宗道：「卿且自第一人背起。」

一行从第一个人背起，一共背了五十多人，字未错，秩序也未错。



玄宗为之动容，举一举手，制止他背下去，然后问：「第七页第五人是谁？」

「范萑。」

「第九人是谁？」

「杨蓉。」

「第十一页第三人是谁？」

「葛芬芳。」

「第十五页第八人是谁？」

「马芙。」

玄宗这时离座而起，文武大臣一起伏下。

玄宗道：「你是一位圣僧，也是朕师也。」

一行赶忙跪下答谢。

七月间，长安大旱。

不只是长安，关内、河南、山南、陇右各道，自五月以后少雨，七月早成，奏章如雪片一样飞来长安，那些节度使不知长安也同样干得冒烟。

玄宗降旨，寻找水源，无源可寻。

大臣奏道：「陛下，天师一行，具有通天法术，诏其祈雨，或者有望。」

玄宗觉得可以一试，於是诏一行求雨。

「臣可以一试。」一行道：「但得一器，上有龙状者，方可致雨。」

玄宗答应，命太监、中官在内库中寻找一样有龙形之物，交给一行。

内库宝物如山，有龙形之物，何只千百件，一件一件送给一行看。

一行看后，均摇摇头，说「不是」，使中官和太监以为一行难以求下雨来，故意作难，逃避祈雨。

最后，找到一件古鉴，古鉴上面有条盘鼻龙。

「天师，」玄宗说他是天子之师，从此，人均称他为天师。「内库中，这是最后一件。」

一行双手接过来，恭敬的道：「就是这一件。」

一设立坛场，捧盘鼻龙上坛求雨。

当夜，长安大雨。

以后，各道奏章来到，长安大雨之时，各道也是大雨倾盆，旱象齐解。



## 六

王姥万里迢迢，从距鹿来见。

一行见到王姥，大吃一惊，不知她来京中何事？岂是家道落魄，前来京中投靠？

一行之母，几年前已去世，一行曾亲返距鹿办理丧事，对王姥照顾之恩，谢个不已，曾给她不少金子作报答。

一行这时在兴唐寺挂单，他将王姥迎入客房住下。

「老身哪里还有心情游玩，」王姥一开口，便悲从中来：「是来求天师救命。」

「你不要哭，」一行道：「你说，有什么困难，贫僧可以设法。」

「老身有一子名叫王令成，天师知道。」

「知道。」一行知道王令成，现在大约是二一十岁，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，在距鹿有了臭名。

「他杀了人，」王姥说道：「他已被判死刑，要在今秋斩首。」

「这是王法，杀人偿命。」

「我知道这是王法，天师是天子之师，在万岁爷面前，很有力量，只要天师向万岁爷求情，便可活我子一命。」王姥双膝跪下：「老身只此一子，求天师去求一求万岁爷。」

一行将王姥扶起来：「王姥，你对贫僧之恩，说不完，说不尽，不过这事，难以向万岁爷启口。」

「天师，老身之子不是好东西，老身承认；他杀死之人，也不是好东西。两人在赌场上，发生争执，那人输了很多钱，王令成向他讨，没有讨到，那人又恶形恶言，两人便打起来，王令成从灶间拿出一把菜刀，将那人砍得重伤，最后，不治而亡，经过情形如此。」

一行道：「无论是什理由，杀死一个人，便要抵命，万岁爷也无法救人。」一行要付给她些钱，叫她回家。

王姥知道无望，勃然大怒，指着一行骂道：「人人叫老身来求你，会使儿子留下一命，想你张遂，自小由老身抱大，你穷困得饭也没得吃，老身绸济你母子，以后你要出家做和尚，老身替你照顾你那死去的老母，王令成虽然不是个好人，对老身及你那老母，也很孝顺，他在赌场赢了钱，都会买好吃的回来，孝敬老身，也孝敬你老母，这些是不是贵，你可到距鹿去问问，看是你负我王家，还是我王家负你。」话完，王姥忿然而去。

一行被骂，两三日不乐。

这日，运算后，召来两名僧人。

「长安大街西段尾，有一座废园，」一行吩咐他们：「你们可以士那废园，在园的北角守候，天亮时，会有物来，共计七个，你们张一个布囊，将那七物一齐装入，不得少一个，少一个，回来即将杖责。」

「捕得后，又该怎样？」

「回来交给我，」一行道：「我在浑天寺相候。」两个僧人应命而去，夜里守候，直到天晓。天刚亮，墙角出现七头小猪，后面还有一头母猪。两个僧人大喜，将七头小猪抓住，装进布囊中，再去捉那头母猪时，母猪已经无踪。

他们赶到浑天寺。

浑天寺正在动工兴建，一行在一间空室中，摆一口大瓮，他见到七头小猪，大乐：工即放进瓮中，上盖木板，以六一泥封口。

这夜，大史发现，天象有异，北斗七星，竟然无踪。

玄宗次日在早朝闻奏，也为之愕然。

大臣奏道：「请诏天师一行前来剖解。」

一行谒见玄宗，玄宗问道：「北斗七星昨夜未现，卿知道吗？」

「臣知道。」

「什么原因？」

「后魏时，荧惑星失踪，至今帝车不见。」一行奏道：「北斗七星舍，释门以嗔心怀一切善，慈心降一切魔，如臣曲见，莫若大赦天下。」

玄宗点头。

当夜，北斗七星中，一星出现。

七日，七星皆现。

钜鹿王令成，因万岁爷大赦，逃过一死。

王姥并不知道是一行奏闻万岁爷，大赦天下，才使其子留下一命。

「张遂不救，老天会救。」王姥道：「我做一辈子好事，终得好报。」



## 七

一行异术通感，上自玄宗，下至文武大臣，无不敬佩。

玄宗在大明宫召见一行，闲谈许久后，玄宗问社稷吉凶和祚运终毕。

一行对以他语。

「你说，」唐玄宗紧迫不放：「社稷有何吉凶，我大唐又有多少年代？」

「陛下，」一行缓缓奏道：「陛下当有万里之行，社稷毕得终士口。」



玄宗以为这是上吉之言，大悦。

「陛下，」一行陈上一个金盒子，形若弹丸，内有物，摇之有声，「遇急则开。」

安禄山乱起，玄宗奔蜀，比行杨贵妃死於马嵬驿。玄宗赴成都，深为感伤，行至万里桥，忽然想起一行的话，他说有万里之行，不正是来到万里吗？又想到金盒子，打开来看，里面是一味中药「当归」，玄宗欢愉道：「天师说朕当归也！」

## 八

开元十五年十月八日。

河南尹裴宽信佛，常至嵩山阳寺与普寂大师对话，八日这天，普寂大师正与他谈得高兴，忽有所感，告诉他，请在旁室少候。

裴宽悄然看那大师要做什么。

普寂大师洁净正堂，焚香默坐，如有所待。

不久，有人甲门道：「一行叩见师父。」

普寂大师道：「进来」

一行进入，大礼参见师父，亲礼其足。

然后，进入南室，徐闭其门。

普寂大师唤来比丘，「速鸣钟，一行已灭度。」钟响，嵩山全山为之惊愕。

比丘们进入南室看时，一行瞑目而坐，颜色如生，形容怡悦。

玄宗知其灭度，至为悲悼，诏葬铜人原，谥为大意禅师，御撰塔铭。

注：一行曾向玄宗说遇一句「社稷争督终吉」，唐为梁灭，末任皇帝哀宗曾封德王，应一个「得」字；哀宗前面是昭宗，昭宗初封为吉王，应上这句话，中的「吉」字。他已预知唐祚终於吉德二王矣。

摘自《禅宗传奇》毕珍著